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巳巳盡其日

吳武安公功績記曰吳玠字晉卿世居徳順之隴干曾祖謙太子太保祖遂太子少傅父扆少保三世皆以義烈聞侯少沈毅尚氣節長于騎射曉兵法讀書能通大

義未冠以良家子領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緣壓立功補進義副尉權隊將討浙西賊方臘破其衆又破河北賊累功轉忠訓郎權涇原第十一正將夏人攻懷德軍以百餘騎突擊追北斬首百四十有六轉秉義郎本路第十二副將建炎三年金人内侵已三載矣春渡河出大慶關羅索殘長安鼓行而西跨鳳翔汧隴不浹旬降秦州亟頭熙河隴右大震熙帥張深遣偏將軍劉惟輔禦敵殺其帥哈芬王羅索失勢遁走深更遣隴右都

護張嚴以兵繼進嚴趨鳳翔五馬坡下兵敗死之惟輔自鳳翔石鼻寨遁歸熙州經制司統領劉彦熙棄鳳翔歸曲端斬以徇端與僕大兵屯北原堅壁不動金人謀趨涇州端拒守麻務鎮遣僕以前軍討戰僕進據清溪嶺逆擊大破之轉武功郎涇原路兵馬都監知懷德軍冬以本道兵復華州城破將士無殺掠民皆安堵轉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劇賊史斌冦興鳳據長安謀不軌僕進兵夜襲其城兵出斬其首轉右武大夫四年春擢熙河

路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大將羅索以衆數萬攻麻亭俟逆戰于彭原店士殊死鬭殺傷過當而曲端劾俟違節制落武顯大夫論者不直未幾復故官改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鳳翔兼權知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司公事進復長安轉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先是俟與曲端起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捍禦金兵所過人供糧秸道不拾遺猛士如林甲軍蔽野每戰必先占高原必勝之地未嘗敗衂敵稍北退河東不敢逾河飲馬時朝

廷遣樞密張公董師川陜許以便宜不從中覆樞密移檄諸路將臣與敵大戰召端與侯問籌策端云平陽易野敵便于衝突而我軍未皆習戰須教士十年乃可以大舉侯云高山峻谷我師便于駐隊敵雖驍勇甲馬後重終不能馳突我據嵯峨之險占關輔之勢敵雖強捍不能據我尺寸地宣幕僚佐一以為迂緩一以為怯懦置其言而不用弃其人而弗親秋九月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侯曰兵貴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以戰

且徙據高阜制敵馬衝叜諸將皆謂不然云我師數倍又前臨葦澤非騎所宜都不聽既而敵驟至囊土逾澤以薄吾營王師大潰五路悉陷巴蜀大震侯獨整衆保散關之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侯宜進屯漢中以守巴蜀侯曰敵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彼懼吾襲其後保蜀良策也越明年改元紹興春三月金國黙啰郎君率鋭兵至原上期必破而後進侯擊敗之真拜忠州防禦使夏五月黙啰及和尼郎

君馬五太師取太師復會列將烏嚕貝勒使二將由階成出大散關先至侯與戰二日連勝而默呼方攻箭筈關侯遣麾下擊退不使二將合分兵掩襲兩皆潰去轉明州觀察使誥詞云朕以經理關陝付之樞臣奉將天威式遏亂略非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相與戮力盡忠内撫外禦則戡定之期未可歲月冀膚功來奏懋賞是宜忠州防禦使秦鳳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吳玠材氣不羣忠勇自奮策足功名之會騰聲關陝之

間比者擢師涇原盡護諸將岐鳳之戰尤為雋功獲其隊豪餘衆皆北是用酬其多捷陟以廉車夫雄職美官朕所以待功能之士也益奮爾烈朕無憂焉可特授前件官未幾丁母劉氏嘉夫人憂起復尋兼陜西諸路都統誥詞云孝移于忠者聖人之格言國爾忘家者人臣之彝憲而況分閫外之寄統諸路之師淬厲以須枕戈待旦其可以親喪廢乎觀察使吳玠比以功伐寖階顯榮却敵有沈果之機馭軍適威愛之濟戰多由率懋賞

既行邊深風木之悲方治金革之事矧臨敵忌于易將而制閫膺于奪情其安厥常無曠爾職茍能揚名于世以顯父母則忠孝之道兩得矣爾其勉哉可特授陜西諸路都統制金人自破契丹以來狃于常勝至是與俟戰不勝其憤冬十月元帥四太子會諸道兵及契丹渤海數萬人造浮梁跨渭自保鷄連營三十里壘石為城與俟拒戰俟指授諸將選勁弓強弩期以必死分番迭射敵稍却則以奇兵乘險據隘橫攻夾擊如是三日度

其必困遁走俟遣麾下伏神岔峪待其歸敵果遁走伏發敵潰俘其都將雅格大貝勒及首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塡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萬計乘夜併兵刼其大寨四太子全軍陷沒勦殺殆盡幾獲四太子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差中使任充賚詔就賜云兵勢無前用兼必勝之將王靈克布允磐敵愾之威眷我虎臣時獻戎捷受盡護諸將之任當兼總兩師之雄控臨要衝遏制侵軼永念雍州之域久罹北敵之災屬敵氣之方

張勵兵鋒而益倍陰設奇伏躬率啟行停當户之衆雄
殄引弓之强敵威聲遐暢凱奏上聞班勞策勲敢後疇
庸之典建牙擁節益隆制閫之權肆行户租仍加真食並
頒嶽數式示眷懷於戲丕績茂昭戎行增氣益嚴武備宜乘
戰勝之威克廸有功行賜山河之誓勉恭乃事圖報異恩
可特授鎮西軍節度使陜西諸路都統制武功縣開國
子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紹興二年兼宣撫使司
都統制興文龍州敵久窺蜀必欲以奇取之薩里罕與

四太子懲前日之敗不敢窺和尚原紹興三年春裒其兵三十萬又盡發諸路簽軍聲言東歸太原反自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侯亟率麾下騎兵倍道疾馳晝夜數百里急調兵利閬徑趨金洋先以黃柑數百枚犒師師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薩里罕以杖擊地大驚曰吳侯爾何速耶不敢進盤桓累日侯得以其暇治饒風嶺寨柵方據要險而敵已麾中軍急上遂大戰饒風嶺上凡六晝夜敵皆敗𠞰薩里

罕大怒斬其千户貝勒數十人以死犯闕又潛軍間道
踰蟬溪嶺出宫軍後斷侯援兵夜徑趨或曰蜀危矣侯
曰敵掃地而來去國遠鬬而死傷大半吾以全軍扼其吭
蜀可無憂侯遂爲清野之謀分屯諸將示以持虛之勢敵
便旋中梁山浹月一夕潛遣薩里罕歸乃服侯善用兵
勢不能破乃密遣通書百端間誘言金國威德之盛智
勇之奇甲兵之強公宜相時而動侯復書云玠謹白金
國都統足下遠蒙示書且審遠懷士各有主不容緘默

彼已之情不通空相猜貳無復平定時也輒攄愚悃覆
荅雅貺惟足下亮之夫中外異分此天下大義古今常
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披覽傳記數千百年茍不以義
興師與夫叛臣賊子稱兵犯上率不旋踵夷滅無遺類
者以其悖大義反常理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也我太祖
皇帝挺生五季遭時昏亂堅守臣節委質柴氏仗順討
逆功塞宇宙屬世宗棄代歷數有歸百萬之衆懽呼擁
戴不得已而君之不殺一士不隳一城與堯舜何異哉

深仁厚德布濩涵養行一二百年民至老死不識干戈上下狃習武備不修戎器不備賊盜乘之郡縣瓦解至今五六年而未定此蓋太平日久持盈守成失其道也而謂金國威德之盛甲兵之强果能至是乎且金國之師戰勝得志亦有由也陷城破邑縱士剽掠恣其所取卒徒貪得鼓勇爭奮兵勝而殺傷殘虐變動和氣亦已甚矣以此用士利盡則士不可使以此決勝財殫則戰不可必足下視今之天下何如遭燒刼者十不存一二耕

農失業商賈流亡餓死者相藉所謂財何有哉竊憂足下之士自是不可以使足下之戰自是不可以必足可以少休哉乃復取青徐之壤掖扶斗筲之子俾坐擁虛器彼劉豫者嘗北面本朝備位臺省負上皇拔擢之恩臨難畏懦不能以死報國而秉便抵閒僥倖非望三尺童子皆知鄙棄而唾罵之其尚何顏面以視聽于天地之間望天下歸之耶然金國既不相和好又挑劉豫以臣反君顧天下大義古今常理豈能盡掃除之乎而

欲以靖亂不知適所以召亂也主上聰明孝友慈仁恭儉聞于天下如奉使金國不能留暨京師變故適從兵藩閫謳歌攸屬嗣位應天實太祖興旺之地天意昭昭可見矣維揚之役大兵奄至倉皇無備中外失色然大駕南下橫衝風濤幾數千里如行衽席厮役之卒無一不備而金國之士中流溺沈者過半此足以見天之不弃趙氏卒欲安全之也今乾象清明星緯順行隆冬届寒日星溫晏陽盛陰剝此中國之福民心日以固士氣

日以振太平可指日而俟以金國之衆自稱多材豈無
深明天道而不審擇取舍安定天下尚爲前之紛紛果
何爲耶往者契丹與中國結爲兄弟驩毦相要天日是
誓信使往來絡繹于道兩朝赤子實便之而我内奸人
之謀忽弃載書墜失大信故上天譴罰降此灾戾然核
其禍端窮其亂源鼓作交鬭金國與有力焉如聞契丹
仇怨金國深入骨髓渤海奚霫從而和之將會召英豪
糾集族類借援中國南北通欵復尋舊盟併力合勢以

逞憾于金國之兵暴露鬬戰淹閱歳時力疾氣衰腹背受敵足下能保必勝乎闇機事須威名槩成功蔓後患資天下萬世口舌之士詆薄姍笑金國獨何取也玠世為宋臣食趙氏之禄孕子育孫于中原之地儻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之乃辱貽使相時而動足下度玠豈苟得忘恥見利忘義者也一言之失駟馬莫及竊為足下惜之春律方初萬彙熙泰惟遠去墳墓羇遊萬里之外軍中倥偬安樂否更冀加謹服食養以新春和平之福

玠白薩里罕得書大不平日與諸將熟議攻玠紹興四

年春二月敵復大入薩里罕四太子蓄日久乃糾合兵

數十萬轉三河之粟魚貫蟻附決意取蜀自元帥以下

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腹心為招撫使召諸路簽軍列

屯寶鷄綿亘數百里進攻鈌山鑿崖開道於仙人關高

嶺上立大柵下瞰僕營循嶺東下直攻僕軍僕自以萬人

當其前公弟總管吳璘由七方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

道入援其兄四太子聞之與皇子郎君分領萬戶首領

擁兵急攻又往攻殺金坪野岵對壘剗連珠硬砦數十座值𠇗營前列砲數座擊我營𠇗令營中併發神臂弓飛大砲斃敵無數統制官田晟總兵深入追之敵又發生兵萬餘擊營左𠇗分兵力戰却之敵不住又添生兵擁洞子雲梯直前擦城𠇗引兵向前用砲打洞子碎之用撞竿雲梯倒敵怒縛虛棚戰樓別遣大貝勒擁鋭卒萬餘一發乗城𠇗令統制官楊政領長鎗防刀手深入剌打隔斷敵又遣二貝勒總正甲金人二萬夾攻栅兩肋兵

璘左右遮禦血戰殺敵敵皆引却薩里罕駐馬四顧良久云吾得之矣翌日號令諸軍併力只攻倭營充方一樓子自寅至午危甚姚仲統領只在樓上酣鬬數巳傾側仲以絹為繩拽使復正敵以火焚樓柱仲以酒壺擊滅火敵布神臂弓東嶺下倭亦發神臂弓五百隻與之對敵去即遣王萬年劉鈐轄濬水王武宣贊分紫白旗入敵奔潰抵夜倭別遣五將分更劫寨晝夜數十合金人困憊死傷以萬計即斂兵宵遁殺死千戶萬戶甲軍

萬餘傍牌鈗鎗金鼓旗幟十件左軍統制張彦夜擊敵
横川砦斬首千級生擒將領二十人俟又遣統制官王
浚設伏河地扼敵歸路生擒百餘人斬首千級得馬旗
幟無數俟悉兵尾襲直過和尚原去上聞之嘉嘆賜以
親札云史謂趙充國沈勇有大畧其用兵以全師保勝
為策乃漢中興良將也朕嘗思其人以濟大業比見宣
撫司奏金人擁大兵而來有併吞四川之心卿能保關
克敵挫彼方剛之銳而壯朕復興之威非謀以濟勇能

若是耶朕之所思今乃見之但恨阻遠不得撫卿背而慰朕心也更在不驕其志益勵軍情則所謂濟朕莫大之業者非卿而誰已降親筆除卿宣撫使及繼以朕所御戰袍器甲等物賜卿想已必達今朝賛議賞典先飛此數字聊寫朕懐金人久不得志則還據鳳翔授甲屯田爲久留計自是不敢輕動俟以熙河經畧司闕師古自洮岷領選鋒統制李進前軍統制王師右後軍統制戴越打糧河州襲大潭縣掩骨谷鎮賊慕洧援寨去師

古由殺馬谷攻焦山務焚田家村圍子谷深入敵境至石要嶺忽遇金國大兵一戰遂敗績師古旋師大潭內懷慚懼遽還兵宣司隻身往降敵俟受此軍忠義無一人騎從師古叛者撫存勞徠捐其家財厚資給之兩軍既合中外一心失一匹夫於師古得萬貔貅于行陣俟由此軍精甚四月徙鎮定國除州陝宣撫使秋七月朝廷錄仙人關功進檢校少師寧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春俟向天水出奇兵下秦州六年兼營田大使徙鎮平保

靜難軍侯與金人對交戰踰十年熟其軍壘曲折知其部領堅脆常以一當百惟慮遠餉勞民屢汰冗員官節浮費歲屯田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廣溉民田復業數萬朝廷嘉之璽書褒賞七年冬金廢劉豫名諸道兵聲言入蜀侯獨謂不然策其去已而果然和議成上以成功高賜親札進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而侯以疾自以賞過功固辭優詔不許九年春三月侯以疾革乞解事天子惻然憂之命成都守

胡世將訪蜀善醫者治其疾又馳國醫往視未至而侯以六月巳巳薨于軍享年四十七巳亥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特贈少師九月丙申其弟璘奉喪葬于徳順軍水洛城十一日戊申上念公不巳賜錢三十萬擢璘龍虎衛四廂都指揮使以慰恤其家侯能撫士卒同其甘苦至軍政斬刈一不貸故人人効死如建炎二年曲端屯麻務鎮督戰侯遣列校三百七十餘人于大谷比較嶺迎戰矢石未交望風奔潰伏匿山谷四年侯招兵秦

州前三百四十餘人出赴招安侯問訊再三搜索非是五六人斥遣之餘三百七十人悉斬于遠亭下去秦州十里士卒股慄自是出戰人皆効死至第功賞則惟以公論無請托之私性樂善每觀史傳有可書者必書于坐右日誦七書其用兵本孫吳而能窮其變化雖功高貴顯而居常極儉約至推以予士則畧無少吝其卒也家無餘貲至無宅以居三子拱佑郎揔撝皆為文官承奉郎以經史自娛明庭傑嘗試論之曰漢皇甫規張奐皆

生長山西應賢良中高選規以詩易傳授門弟子三百餘人與著尚書難疑二十餘萬言以垂世設教二公弃文就武俱仕度遼將軍破匈奴以千萬計觀規自布衣時以西羌深入上書願假近邊無用坐食之兵五千使規為將上可以除患下可以納降與每言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誅滅外寇嘻此皆前輩豪俊語邇者天子以元通與吳侯相知之深想吳侯諸子必皆稔聞今元通功高言重若他日會晤吳侯一家朝奉常語之曰山西

出將二公家世邊人將門出將二公奕世將種大丈夫當用長鎗大劒定天下安從文官學弄筆墨也元通亦曰然後民論議極有補于世當併為我書于吳侯傳末云宣撫司薦士明庭傑記　林泉野記曰吳玠字晉卿德順軍人沈勇知書少隷曲端為將張浚宣撫川陜用為都統制紹興元年十月金人陷鳳翔府寶鷄縣至和尚原玠遣弟璘及統制雷仲三戰皆敗之又敗之神岔山口自是累三十餘陣皆克擒萬户雅格貝勒尼堪壻

也及博囉貝勒二十餘人烏珠中箭而遁蜀士賴之以功加鎮西軍節度使浚還朝留玠守川口四年烏珠欲入攻劉豫弟益方知長安密使告玠為備二月果犯興州仙人關烏珠使謂玠曰趙氏衰可扶持公來當擇善地百里而王之玠曰業已事趙氏不敢有二于是克期與戰敵大敗自後每遇輒勝都統郭震為烏珠所襲敗玠日與慶戰郭震亦復攻之敵又敗四月再敗敵于鳳州幾獲烏珠復秦鳳隴州降簽軍七萬玠對壘常乘肩輿

作樂四川陜西宣撫處置副使進檢校少保奉寧保静軍節度使五年以所統為行營後護軍六年檢校少師静難軍節度使于興州九年議和改宣撫使仍開府儀同三司六月以疾薨年四十七歲賜錢三十萬弟璘加開府儀同主其軍三子拱摠㧑部曲陽政田晟姚仲王彦雷仲皆名將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九年七月盡十月十一日戊午

七月王倫監公佐往金國　王倫以奉使金國至東京權留守至是東京留守孟庚至京師倫遂與其副藍公佐渡黃河北去至北留倫不還獨遣公佐歸　金人殺

烏舍蕭慶　節要曰誅烏舍蕭慶詔朕席祖宗之基撫有萬國仁肅徳覆罔不臣妾而帷幄股肱之舊敢為奸欺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陳王希尹希尹烏舍之名猥以軍旅之勞寖備宰輔陰愎險惡出其天資蔑視同僚事輒異論頃更法令始永作國朝之規務合人情每為文具比其改革不復尊承幾喪淳風徒成恪政至乃未有詔諭遽先指陳或托旨以宣行每作威而專恣密置黨與肆為誕謾潛奉玉食之尊荒怠梟鳴之闕獨擅家國

之利內睽骨肉之恩日者師臣密奏奸狀已萌遂弗加誅死目不瞑顧雖未忍灼見非誣心在無君言亦不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稔于聽聞迄致彰敗躬蹈前車之旣覆豈容蔓草之弗圖特進尚書左丞蕭慶迷國罔悛欺天相濟將致于理咸服厥辜嗚呼賴天之靈既誅兩觀之惡享國無極永保億年之休咨爾臣民咸體予意

神麓記曰烏舍與國同姓完顏氏母妊三十箇月生名曰烏舍（乃三十也）長而身長七尺餘言如巨鐘

面貌長而黃色少鬚髯常閉目坐怒睫如環創撰女真文字動循禮法軍旅之事暗合孫吳自謂不在張良陳平之下初烏珠往祁州元帥府朝辭既畢衆官餞于燕都檀州門裏烏珠甲第夜闌酒酣皆各歸惟烏舍獨留嗜酒嗑烏珠首曰爾鼠輩豈容我嗑哉汝之軍馬能有幾何天下之兵皆我兵也言訖烏珠佯醉如厠急走騎告秦國宗幹云凡援我秦國王與烏舍從來膠漆及謀誅魯宋之後情轉相好遂言語遮護之烏舍實有酒豈

可信哉烏珠出次早以辭皇后為名泣告皇后如前后
曰叔且行容欵奏帝耳烏珠遂行后具此言白東昏使
烏珠親弟燕京留守紀王阿魯追烏珠至良鄉及之回
烏珠密奏帝曰朕欲誅老賊久矣奈秦國王方便援之
至此自此後沿路險阻處令朕居止善好處自作捺缽
以我骨肉不附已者必誣而去之自任其腹心于要務
之權此姦狀之萌惟尊叔自裁之是夜詐稱有密詔一
入烏舍所居宅第執而數之賜死同難鄂爾納蘇克穆

爾薩尹特古斯四子遇害右丞蕭慶并子男亦被誅

松漠記聞曰陳王烏舍加恩制貴貴尊賢式重儀刑之

望親親尚齒亦優宗室之恩朕俯追羣情祗膺顯號爰

第景風之賞孰若台躔之先凡爾在廷聽予休命具官

屬為諸父身相累朝蹈五常九德之規為四府三公之

冠當艱難創業之際藉左右宅師之勤如獻兆之信著

龜如濟川之待舟楫迪我高后格于皇天屬正統之有

歸賴嘉謀之先定緝熙百度董治六官雍容以折肘腋

之姦指顧以定朔南之地德業茂著古今罕倫追兹慶
賜之頒詢及僉諧之論謂上公之加命有九而天下之
達尊者三既已兼全無可增益乃敷求于載籍仍自斷
于朕心杖以造朝前已加于異數坐而論道今復舉于
舊章蕭相國賜詔不名安平王肩輿升殿併兹優渥以
奬耆英於戲建無窮之基則必享無窮之福賜非常之
禮所以報非常之功欽承禮貌之隆共對邦家之祉
又曰已未年五月客星守魯鳥舍占之太師曰不在我

分野外方小灾無傷至七月魯兖宋滕虞諸王同日誅庚申年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語烏舍烏舍時為陳王烏舍不以為恠至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伊都謀諸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其妻來告時烏舍為西京監軍自雲中來燕𢿱聞其事而未言于通事漢兒納延回行數百里納延見二騎馳甚遽問之曰曾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為誰曰伊

都下人納延追及烏舍曰適兩契丹伊都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識監軍北人稱雲中為西京恐有姦謀遂回馬追獲之搜其靴中得伊都書曰事巳泄宜便下手復馳告烏舍微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國夏人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三二百遂不納投達鞑達鞑先授烏舍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達鞑善射無衣甲伊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之有聲者皆不免　又曰烏舍第三子達勤達勁勇有智

力兼百人烏舍常與之謀圖富勒呼之死達勒達承詔旨入自從後執其手而殺之爲明威將軍正月十六日挾奴僕十輩入人家奪財物舍在闕下京都也其長子以告命械繫于家烏舍至問其故曰放偷敢耳烏舍命縛杖其背百餘釋之體無傷金法縛者必死達勒達始謂必杖聞縛而驚遂失心歸至不能坐呼曰死矣人問之曰適勒呼來遂死烏舍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年九月烏舍亦坐誅 節要曰烏舍獵居庸關之東憩于山上遥見

二馳遞者相見于道立馬交談久之而分烏舍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曰爾何人也曰伊都使者以軍事詣燕山浩里統軍司浩里亦契丹也烏舍曰爾等適立馬語及何事曰問候烏舍曰非也問候之語無許久又曰話別烏舍曰亦非也話別之語無許久又曰敘家事烏舍曰家事故非立馬敘又曰敘往事烏舍曰往事亦非立馬敘馳者詞窮面赭又且戰慄不已烏舍察其言色兼素疑伊都浩里皆契丹反覆之徒因以詐折之曰我知爾等

二人為伊都議者近有人密告伊都浩里反期于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之果得爾輩夫何隱焉無何馳者實伊都議反者也彼謂烏舍果知故不敢隱伊都之叛由是敗尼堪自燕山令烏舍西捕伊都烏舍至雲中伊都已走烏舍盡誅伊都殘黨及擅殺汶室蕭氏回至燕山請罪于尼堪曰蕭氏本契丹元妃也與兄實乃仇讐實不得已而從之彼素忍死以事兄者將有待于今日也今既見事無成恐或不利于兄且兄橫行天下萬

夫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刃害兄於不測矣事當預防況今至此其以愛兄之故也已擅殺之尼堪起而謝之既而泣下噫彼其同心若是宜乎能成功也烏舍姦猾多類此尼堪之下諸人不及之　八月蘇符為禮部侍郎為賀正旦國信使使于金鄜延路經畧闕師古來朝　闕師古先是陜西叛去及新復陜西地歸于朝廷師古來朝有認旗二面擁于馬後曰天下弓馬客一國教頭師初渡江凡見者莫不大笑　十一日戊午金

人族誅魯國王都元帥達蘭張滙金國節要曰初達
蘭為元帥宗盤為上相二人據内外之權共圖不軌烏
珠既平宗盤之難馳至燕山以圖達蘭除魯國王達蘭
為燕京行臺左丞相除簽書杜充為燕京行臺右丞相
命初下達蘭謂使者曰我開國之功臣也何罪而使我
與降奴杜充為伍耶不受命遂叛初欲南歸朝廷不克
既而北走至沙漠儒州望雲凉甸烏珠遣右都監托卜
嘉追而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至八月十一日伏誅達

蘭臨刑謂烏珠曰我開國起義之功臣也爾與我之功
固有間矣今小主在上聽任讒邪殺戮股肱我恨圖之
晚我死之後禍必及爾請速圖之無効我輩烏珠俛首
無言　苗耀神麓記曰魯國王達蘭罷都元帥以四太
子烏珠代之差吏部尚書亨作天使就祁州問罪彼快
快謂無罪見誣遂與三子宗武宗旦宗望乃儋伴同妻讀者也
榮格妃共議曰雖奪我元帥府兵馬尚有本千户及強
壯得力家人部曲可從山後詐偽趣涼徑往闕下問何

罪如是罷權忽有親信契丹人珠展郎君知其謀遂告訐于烏珠急點兵强五百騎遂賜死于祁州三子及妃皆遇害　遺史曰初秦檜在敵中與達蘭相善檜還朝為宰相知達蘭封魯王檜欲間達蘭使貳乃令高益恭齎書與達蘭益恭者燕人與檜通心腹隨檜歸朝檜授以承信郎令賫書賀達蘭封魯王勸達蘭就封以治魯地且以巳為南朝宰相以相應令劉光世差人送益恭至沂州劉冷莊金人寨取投文字光世令漣水軍山寨

統領官王勣送益恭至金人寨得回文到清河遇祝友據楚州差人在清河把隘遂殺勣光世以承信郎借勣之子恪益恭至祁州投書為人所告金人遂殺達蘭一族良賤八百餘口而益恭以烹死　節要曰金人之陷山東多達蘭之力也達蘭久居濰州回易屯田遍于諸郡每認山東以為已有其立劉豫也既不能收功于已又嘗怒豫不拜深有悔吝山東之意達蘭盡山東河北圖獻于金主曰河北素號富庶然名藩巨邑膏腴之地

鹽鐵桑麻之利復盡在舊河之南我初與敵國議以河為界爾今新河且非我決彼人自決之以與我也豈可棄之今當以新河為界則可外禦敵國內扼叛亡多有利吾國矣時烏奇邁為金主尼堪之徒用事不得行之以達蘭請之再四姑取清州清在闗舊河又隸屬劉豫聊慰達蘭之意而已後尼堪烏奇邁死達蘭專權遂立主議以取山東取山東又恐驚劉豫或至生事不若廢豫以取之也豫之廢也不惟積怨於諸人又且山東為累耳以是

可見達蘭本心止有意于山東既得山東則遂其意矣而河南之地欲守之則兵連禍結卒無休息欲付于人以修豫之故事則知後者必鑑豫之得失不無二心於是割河南之地以歸朝廷朝廷得河南皆達蘭之力也不然則割地何不以畫河為界斯可見其中後山府拘國信使王倫于館會諸路蕃軍將欲叛盟復攻河南者葢達蘭時與皇宗伯盤之徒陰謀叛逆欲起兵假以復攻河南為名爾又曰紹興九年達蘭避暑于蔚州麻田

大嶺下令諸隱藏被擄逃者家長罪死産業人口半沒官而半充賞仍四鄰之家共追賞錢三百貫發諸衛軍分詣諸路捜捕被擄亡者諸軍為利所誘苟遇村民便行凌虐捶掠之下間或得之苟非亡者則曰爾當為我指爾村或隣所匿亡者一人以易爾身其人不得已而言之諸軍每得一亡者則驅詣所匿之家拘收人口財物以及四隣生民無辜立成星散被害之甚不啻兵火咸各聚集相保諸軍苟至遂或鬬敵由是所過捕戮積

尸狼籍州縣囹圄為之一盈此令初下始自蔚州次及易州安肅廣信保州北平中山祁州慶源信德之境黎元窮蹙羣起為盜往往宰耕牛自焚廬舍相率上山及三萬餘衆此捕捜遂止達蘭將反故使民為亂而藉以兵也　松漠記聞曰英格太師無子以其姪阿固達之弟謚曰文烈子者為子其後英格太師生達蘭乃令文烈歸宗又曰達蘭封魯王為元帥後被誅其子塔瑪噶亦被囚因赦得出庶子烏雅美名闕字勉道今為平章

偽官李成男李大諒征蒙記曰天眷元年都元帥魯國王達蘭總四輔南行府都河南諸路軍兵公事總副元帥大王四太子至京追呼四輔諭曰都元帥劃三京還南宋何緣不請吾計議其中都元帥必有逆謀欺罔國朝恐與南宋别有異圖其理未當爾等四輔自今後都元帥府應有行移軍文字如吾不在府第無吾手押不得承受回報故來面諭爾等切宜謹守祗待吾急赴國朝整會劃還地土是時大諒父成在中山府謂大諒

曰今北方不靖非吾所憂吾慮者副元帥烏珠性剛恐還朝有異議又都元帥長男實圖哈引大族下騎兵及萬戶北入沙漠省親恐副元帥北征相遇未便吾雖走騎報知令回避未知如何次年皇統元年副元帥詔至行府數都元帥魯國達蘭南和宋好包逆甚明已將全賊誅廢外有長男實圖哈知罪懼誅掠騎北遁分遣精騎追襲捕殺王山言烏珠之戕其叔達蘭也帛練拉殺之其家三百餘口皆以帛練拉殺合焚其尸屠其所居

之地三村之人皆不留　定國軍承宣使吳璘為秦鳳路經畧使節制行營右護軍九月辛永宗朝　遺史曰河南州縣新復首命辛永宗為東京提刑永宗唯尋訪古器及宣政間宣禁舊物求覔美器而已每廵歷州縣不能傳道德意志慮而專務苛擾民有冤抑者不能赴訴既去則人唾罵之　以趙榮還金國　金國索趙榮并其家屬朝廷遣還之初榮之來也韓世忠接遇之及其還也朝廷猶慮世忠沮遏乃自真州六合縣取淮西

路去　十五日壬辰胡世將加寶文閣學士川陜宣撫副使　制曰三秦天下兵勁之地全蜀坤維斗絶之區並列師屯　宏開幕府以壯山河之勢以張貔虎之威不有重人孰膺異選具官胡世將跅通英特篤粹閎深學博古而達今氣絶羣而邁往雍容持槖有獻可替否之風慷慨臨戎有扶顛持危之志資并兼于文武身每係于重輕一昨蔽自朕心出當閫寄方畧㑹超于前後精神坐折于遐衝茲錫賛襄益隆眷寄　正齋壇之寵數

儼上將之威容斧鉞參旗制兩地兵戎之命雲章奎畫冠上閣英俊之尤久矣疇咨莫如汝可噫謀晉國之帥葢難其人顧漢廷之臣無出其右祗服明訓益觀壯猷

吳玠既死乃命胡世將加寶文閣學士為川陜宣撫副使諸路並聽節制世將神明精敏閑習吏治知成都府人謂張詠為知府後始見世將既受宣撫之命即自成都至河池會吳璘楊政等諸將諭之曰世將不能騎馬不能射弓不知敵情不諳邊事凡此數事皆出諸公之下

朝廷所以遣世將來者諸公知之乎衆皆曰願聞其說
世將曰國家開國于五代之後方當五代之時諸將不
起于盜賊者必因殺奪而得之握兵外閫跋扈難制故
自國家受命將無專征必以文臣臨之鑒五代之弊今
朝廷不以世將爲踈繆使宣撫諸將葢世將習知國家
故事自凡今以往應軍中務並不敢如吳宣撫之規有
世將所未達者亦當奉聞各攄誠心致勿相疑邊機一
切事有益于國家者惟盡心力而爲之假世將不來諸

公有立功者誰能見之故世將以功狀親閲其實聞于
朝廷必信而不疑賞罰確當此朝廷命世將之意也諸
將皆心服自璘以下皆拜謝　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
護國軍節度使李世輔賜名顯忠　李世輔到行在賜
名顯忠為樞密院都制神龍衛都指揮使雄武軍承宣
使闗師古為行營中護前軍統制　以夏國宰相王樞
還夏國　樓照歸自陜西　遺史曰樓照以樞密之職
宣諭三京陜西照倚秦檜之勢妄自尊大輕忽士流尤

鄜武臣陜西諸郡多武臣為守照悉令庭參而退反請通判幕官接席議事新復州縣軍民苛駭之又劉豫與金之政民有訴事者執訴牒告官無阻礙照所到民訴牒者每一狀非五千不能達故不能盡得其民心照貪財賄民苦之由是失軍民之心矣還朝無所建明迎秦檜之意而已　岳飛來朝　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兼知永興軍節度陜西路軍馬張中孚加檢校少保寧國軍節度使　十月九日丙辰張所追復左通郎直龍圖

閣　張所建炎初侍御史出為河北招撫使累戰金人無援而潰遂編管廣南死於貶所至是追復其官職也

十一日戊午張燾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路安撫使　成都闕帥上諭宰執曰吏部尚書張燾可付以便宜使治成都第恐其憚于行卿試扣之宰相秦檜退召燾諭以上意燾曰君命燾其敢辭檜以聞上大喜乃除燾成都陛辭因奏臣聞聖人貴因時故從時如救火追亡蹶而趍之猶恐弗及詩不云乎迨天之未陰雨徹

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孟軻又爲説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有國而明政刑豈是難事顧閒暇之時爲難得耳國家自軍興以來十有餘年日不暇給今茲議和甫定征戰暫息亦可謂閒暇之時矣况明年歲在庚申乃藝祖開基之日得非陛下中興之期乎時不可失願陛下鑒詩人歌詠之辭稽孔孟發明之意孜孜汲汲專以明政刑爲務則

臣雖萬里之外猶日侍清光也上嘉歎久之曰朕嘗書此語置之座右肅又奏蜀自軍興以來困于征繇民力彫弊官吏既不加恤又從而誅剝去朝廷遠無所赴訴臣俟所到部首宣寛恤上曰豈容一路應四川寛恤事件措置委肅因奏臣願即行詢訪一應民間利害先次罷行續具官有貪冒慘酷為民之蠧者容臣先次放罷續行按發庶幾遠民得沾實惠上皆可之以都帥而得行四川民事自肅始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九年十月十九日丙寅盡十二月

丙寅新知鼎州王彥卒　績感為公行狀曰王彥字子才河内人隷弓馬子弟所政和五年徽宗皇帝臨軒閲試以武藝中選恩補下班祗應從涇原路經畧使种師

道兩入夏國蕩平偽洪夏軍劉踏駱駝兩城當靖康初金人圍太原京城遣發新招赴援敢戰後軍太行山焚輜重肆掠百姓奔城門盡閉公勒兵追殺俱盡金人陷懷州鼓行及闕公流涕曰君父有難雖生何為乃棄家奔京師求自試討敵河北招撫使司選充都統制樞密院令師張翼曰安民岳飛等十一頭項七十人渡大河已陷州縣措置招撫不順諸軍民既濟深入陷地與金人戍兵萬衆鏖戰大破之收復衛州新鄉縣傳檄諸郡

敵以為大軍之至也率數萬衆薄公營圍之數匝矢如
雨將官既寡且器甲踈畧疾戰輒不利即決圍以出遂
潰敵見公所乗甲馬獨異復盡銳追擊公獨與麾下數
十人馳赴所向披靡轉戰十數弓矢俱盡會日暮得免
宅將往往復渡河以還公收散亡得七百餘人保共城
西山間遣復結集兩河豪傑以圖再舉時金人大立賞
格求公甚急公在西山常未夜即徙其寢所部曲或知
之泣以告曰我曹所以棄妻子冒百死以從公者感公

之忠憤期雪國家之恥爾今使公寢不安席我則非人
乃皆面刺赤心報國誓殺金人八字以示誠節公益自
感勵大布威信與士卒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招集忠
義民兵首領如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一十九人寨
十餘萬衆綿亘數百里金鼓之聲相聞自并汾相衛懷
澤間唱義討敵皆受公約束禀本朝正朔威震燕代金
人患之列戍相望時遣勁卒撓沮糧道每勒兵以伐之
且戰且行大小亡慮數十百戰斬獲銀牌首領金環女

真及奪還河南被擄生口不可勝計公聚兵既衆慮糧儲不繼一日盡發軍士運糧會有姦人以告敵乘我之虛遂以大兵入營壘公率親兵乘高以禦强弩飛石所向輒摧將士賈勇呼聲動地敵之斃于營者相枕籍悉以馬負之而去猶恃衆欲以久困公即布長圍遮絶餽運者旬餘公檄召諸寨兵大至即宵遁時金人鋭意中原特以公在河朔兵勢張甚故未暇南侵諜公益急一日金人召其首領俾以大兵再逼公壘首領跪而泣曰

王都統寨堅如鐵未易圖也必欲使諸將者願請死其為所畏如此公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直趨太原石嶺關以臨代北告訴于東京留守資政殿大學士宗澤澤得以便宜從事奏擬公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河北制置使遣書延公會議公將萬餘將發悉召諸寨統兵官指揮授方畧以俟會合既行敵以衆兵尾襲而不敢擊遂濟河既至京師宗澤握公手曰公力戰河北以病金人之心勵忠勇無前海內所聞然京師者朝廷根本其

界上章邀車駕還闕取公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公即以
所部兵馬付留守司因差統制官張偉統轄於滑州界
沿河沙店以上下掃把截令公量帶親兵赴揚州行在
所有旨令閤門引見上殿時已遣宇文虚中楊可輔為
祈請信使副議而公見宰相力陳兩河忠義民兵引頸
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北征犄角破敵收復故地言辭憤
激大忤宰相上殿指揮遂寢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官時
范瓊為平寇前將軍公素知瓊臣節不著難與共事即

稱疾知樞密院事張公浚宣撫處置川陜奏公為前統
制官時盜賊方熾公為先驅所過肅清至漢中改差權
發遣利州路兵馬鈐轄兼提舉訓練屯駐軍建炎四年
改差金均房州安撫使知金州時中原盜賊蠭起大者
據郡縣鑄印章擅生殺更相吞噬以圖非望而饑饉荒
榛無所資食唯四川號為全蜀易於保聚磨牙摇毒垂
涎吮血者實繁有徒金州適當蜀之後門兵備刓缺事
力么麽公拊民治軍寛猛叶宜夜以繼日未幾大敗桑

仲時桑仲乘陷徳安襄陽之勢擁兵西向進攻均房守將李倫清韋知幾奔竄凶焰益熾衆號三十萬直擣金州白玉關仲公舊部曲也則又申牘以請於公曰仲于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以就食耳公謂將佐曰吾素知仲之為人雖能馭士卒輕財善鬬然勇而無謀保為諸君破之乃遣統領官闕立為先鋒賊恃强鋭甚立與戰不勝遂遇害將士失色或請避賊者公叱之曰樞相張公有事于關陜使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

去矣即勒親卒及民兵疾趨長沙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之賊望官軍少輒仰高蟻附搏戰公執幟麾士士悉殊死鬬久之賊氣𢚩欲還吾伏發因大潰發兵馳擊斬獲數萬賊退保房陵公休士進擊賊復敗追奔至于白磧房州平是秋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殺宣撫處置使司招安提舉官閤門宣贊舍人遂攻金州諸關以閲四川公提兵控禦躬冐矢石賊沈鷙善戰又其下皆河朔驍勇官軍與角輒不利遂陷諸關公退舍秦郊令將

士盡伏山谷間息烽燧噎金鼓禁樵牧又焚秦郊集有若真過者以誘賊秦郊去郡城纔二十里道路夷坦寂無人聲公募必死士預易麾幟色號設奇以須其至閱再信賊游騎至秦郊公召將佐曰賊以我為遁明日當悉其家屬乗高長驅以入郡城夜半分官軍為三路遏其衝又以五百騎伏于麓凌晨賊果大至官軍逆戰聲震山谷勝負未分也而伏騎張翼繞出賊背賊大奔潰擒馘萬數生口無筭輜械蔽野追襲至永興之秦嶺因

收復永興之乾祐縣以歸時金州困于調度廪無儲積士有饑色所得資幣盡分軍伍賴之以饒方賊之遇于秦郊見吾麾幟色號特異固已駭怖念其老幼業與之俱故其戰甚力而破敗最甚焉初桑仲既還襄陽已而鳩集散亡攻圍鄧州鎮撫使譚兖力不支委城夜逃賊復熾朝廷在遠未暇致討務存懷撫因就除仲襄鄧隨郢鎮撫使革心而仲稔惡不悛反藉專征之權南攻德安西據均陽是冬盡以其衆分三道一攻住口關一

出馬郎嶺一擣洵陽縣前軍去金州不遠三十里公曰仲以我寡彼衆故冦三道以離吾之勢今吾破其堅即脆者自走矣時賊自馬郎之北公遣統制焦文通禦住口而自以親兵營馬郎與之對壘者幾月大戰凡六日賊大敗奔潰縱兵追擊擒統領將官二十七人俘獲壯士數千衆均州平仲之敗也為其黨所殺時又有王闢董貴郭守中阻兵闚蜀雖兇悖虐焰下于桑李然其小者猶不減萬數公悉討平之吳玠為宣撫處置使司都統

制守和尚原大摧烏珠公兼同都統守建康屬破鉅寇
二公實樞相張公浚所選任大槁元樂詩有陣頭雹散
千鈞弩漢上風馳八字軍之語至今人歌之公威稜既
著雖遠方持兵者願聽指蹤如知華州李子華知陜州
魯　闕　保據山寨襄唐鎮撫使李横實爲鄰境知虢州耿
清又以部來歸受公節度于是宣撫處置使司又以公
節制商虢陜華没于偽齊公曰上雖南巡不忘西顧令
商虢陜華没于偽齊而陜郡又密邇河東宄日恢復故

疆必自此始則臣誤膺閫寄奚敢偷安乃遣僚屬高士瑰部公兵將進圖商虢直抵盧氏與敵大兵三遇再破走之遂定商州紹興三年春首金人偽皇子都統郎君大舉圖蜀自商州以入守將邵隆移治上津敵遽至跳奔初樞相張公前召公與吳玠及興元帥劉子羽會議漢中約金人若以大兵入蜀即三帥叶勢相為手臂公聞敵大入即駐軍漢陰一帶以應梁洋而金併兵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境上公飛檄召漢陰諸軍統制

官郭進先以兵三千人至闕流乘夜發闕字于沙隈敵捨騎鵝鸛來攻一日凡數十合進等禦之殺傷甚衆明旦金人知官軍單寡即步騎並進塵土蔽天公曰敵遠鬬颷銳難與爭鋒彼所以疾攻者欲因吾糧食以入蜀耳即盡焚儲積發居民趨險保聚盡督漢陰兵自石泉趨西鄉鄉將與宣撫制置使司及都統制司兵馬會合併力禦敵公次西鄉樞相張公遣幹辦官甄援付公札札急令清野會合所以禦敵者雅如公策公遂踰西鄉

都統制司移文命公控禦松林明月諸關公部分既定
敵窺伺所以遂越漢水敵半渡公命馳擊之大破其衆
生擒漢兒軍八十餘衆時宣撫置使司兵馬萃于饒風
關敵攻之甚復召公援公盡以兵陣于饒風下而發精
兵乘高禦敵一日數十戰長鎗衝突奮迅飄忽敵披靡
摧折弃甲星散傷痍踵路時敵殺馬而食者已旬餘顧
其營去已遠欲退不能進益窘時利路統制官郭忠營
次當饒風背乘夜以輕兵銜枚襲取之饒風失守諸軍

盡刼興洋亦焚儲積為清野之計敵雖至漢中轉戰千里死傷過半且無掠大失望其衆洶洶異謀欲叛復慮我師掩至即無遺類遂自褒斜遁去樞相張公以敵深入而亡失士馬之多前此有勝實同敗衂而卒保全蜀者條諸將勤力奔過錄功用明黜陟聖旨盡加秩行賞有差授公保大軍承宣使公曰某倫任爪牙不能殄滅强敵致彼深入者皆某之罪也奚敢與宅將比獨不受士益重之時敵雖遁而偽齊遣周貴為京西安撫使益據金

州發鎮兵復自饒風以出至漢陰周貴領兵拒戰統制
官許清橫擊大破之貴僅以身免金州平時金州新苦
于兵軍食益艱樞相張公命兼使司參議駐主閬中以
備川蜀而留格喜以兵三千控禦金房俄有令公移軍
渠州照應巴達等州一帶關隘紹興五年五月閏下詔
車駕親征劉豫公泫然曰上躬犯霜露以誅僭逆此正
臣子捐身報國之秋今分鎮詔書有悉心戮力屏翰王
室之語乞盡提全軍援行在州至于再三宣撫處置司

終以先獲聖旨令公保蜀遂不果行兼荆南府兼充荆南府峽州荆門公安軍撫使江陵盜賊後城郭為墟前徙枝江公至始還舊治帑廪室乏無三日儲乞置屯田以為戰守耕之計爰擇荒田分將士為百莊莊耕千畝唯山口富里田舊截阻河置千戶塘瓦窰三堰隄水分溉為上堰廢榛莽公親督將士俱畚插從事計工六萬有畸不浹旬告成公私之利無窮天下論屯田實不擾民而得充國之遺意者必以公為稱首詔奬諭之紹興

六年制授公保安軍承宣使京西南路安撫司是時岳飛為京西湖北宣撫使當受飛節制公昔為招撫使司都統制日飛實以偏將從新鄉之役違公節度飛以其所部别為一寨已而公兵大集飛一單騎叩公壘請罪左右或勸公斬飛以謝衆飛惶恐色動公曰汝罪當誅然去吾之久乃能策身歸服氣足尚也方國步艱危人才難得豈復仇報怨時邪吾今捨汝因以卮酒飲之飛再拜謝及公為制置使飛終不自安即檄使赴榮河把

隘自爾復睽及是公上章引嫌辭免劉麟再冠淮甸車駕親征駐蹕平江府樞密院奏以都督府叅軍除知邵州命以所部隸侍衛馬軍司劉錡公聞之喜甚曰所付得人矣二人素相知心且篤交契士論欽之就除知鼎州將行疾遽作不起享年五十詔贈昭化軍承宣使息六人仍與一子見闕差遣照管孤遺時荆南有彦舊部曲聞彦死請于安撫使薛弼即佛宫迎彦繪像為位以哭凡三日士大夫有意于人材者莫不時為嗟惜彦娶

劉氏封碩人長子顯成忠郎其次世官世雄皆未授命彥事親盡孝撫弟姪盡愛彥既貴母太碩人已老彥喜懼常形色晨昏無違誕日必設樂獻壽拱手侍側母素嚴設飲食起居必劉氏親庖扶持無須臾離而彥每以此為樂初彥會議于東京留守司家屬悉在河內及到維揚行在所河北議將始獲致其父武經之喪與其兩凡之孤猶陷于偽境在邵陽日彥優以金幣遣人抵河訥迎取之法當任子先推其姪疾且革殆不知人俄稍

悟召弟姪悉以財物均給之其為將帥也嚴明紀律沈勇能斷而以公行之每出師無供帳廚傳誅茅為廬與士卒同器而食井竈未具饑渴不飲食戰士卒有傷痍者觧衣療之親為傅藥或違令犯法雖故舊立斬之而撫恤其家及凱旋論功必自下推衆以為難雖踈逖必居上列以是人樂為盡死尤長于簡練士伍不以修飾為先而取其輕足鷙果有力者每破敵大閱以充軍者葢十之一故其所部號天下精兵舊八字軍既屢摧堅陷

陣而勇夫羡慕誓不與敵俱生願刺者至萬數其金州屢破大盜雖子弟從軍未嘗需賞妻之弟戰没于陣亦不以為言張浚聞之特官其姪以勸盡忠者至于天籍𥳑庚無毫髮私嘗曰人臣惟有功于國然後能享朝廷爵祿俯仰無所愧怍苟貪冒苟得適足為恥故兩除留務皆不拜故事廉車秩視從列凡除授即辭免請之備禮彥即直還告命不為飾辭分鎮時便宜黜陟㝎鎮例擬借官資彥于立功將士則上事于宣撫處置使司以

示不敢專彦喜人盡言幕客或面陳其短必斂容悅謝
雅性嫉惡尤切齒贓吏曰此偷祿蠹民者或干以私則
曰彦未有寸功以報主恩方且思革弊事故所未敢至
與人辯是非略不少屈巳下氣故議者或譏其黑白太
分跡于涉世屢陷危機瀕于不免平日剛介寡合而待
士極能盡禮此彦為人之大畧也　林泉野記曰王彦
字子材懷州人武舉中第為河陽清河縣尉建炎初張
所為河北招撫使從其軍數月即用為都統制率兵五

十過河北與金三戰皆勝既而為敵所敗兵潰彥走衛州
龔城縣北太行山復聚兵皆涅其面云誓殺金人不負
趙王敵畏憚之呼為八字軍屢與敵戰勝負相當加河
東河北都統制俄還京師加河北河東制置使張浚薦
為御營司將從浚往川陝後為金房州安撫使知金州
賊似達冦郡彥擊擒似達又擊破賊桑仲復房州加均
房州鎮撫使紹興元年累破賊李忠二十餘萬忠遂降
劉豫次年擊破賊董先于金州紫領巡城復戰于虢州

界彦敗亡統制官劉錡雖復勝然先困廹乃降彦洪州觀察使三年正月敵困金州彦走金州為宣撫使司參議官五年湖北宣撫使六年加保康軍承宣使京西南路安撫使知襄陽府事復率衆萬赴行在除前營護軍都統制復除浙西沿海制置副使七年駐軍平江與解潛士卒交爭行宫前彦乞解任降洪州以其軍隷劉錡後錡敗敵于順昌府雖錡善兵然亦彦軍之助也彦在郡甚有治聲為時循吏九年移鼎州未赴疾卒贈昭化軍

承宣使　十月孫暉為河南府兵馬副總管　命孫暉為河南府路副總管令招一千三百人是時有酈瓊叛軍劉豫放歸農者又豫之廢也有自放免歸者甚衆皆願募暉未至西京人數已足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十年正月盡二月

紹興十年正月李誼爲工部尚書迎奉梓宮奉迎兩宮莫將爲工部侍郎以副之使于金國　十日丙戌李誼落職放罷　李誼既承奉使之命力辭其行親舊曰不

可誼曰我不過落職放罷耳安可行乎既而果落職放

罷而升莫將　莫將為迎奉梓宮奉迎兩宮使韓恕副

之使于金國　十五日辛卯李綱薨　林泉野記曰李

綱字伯紀卲武軍人政和三年中進士乙科狀貌雄偉

常有經綸天下之志宣和初京師大水綱為起居舍人

上疏言此非小變恐有兵興國亂之禍上怒而罷之流

落七年至宣德末召為太常少卿金人入邊徽廟議遜

位綱引唐睿宗始為皇帝復皇嗣居東事以贊其策淵

聖即位太宰白時中勸幸江南以避敵綱力勸固守宗廟遷兵部侍郎左丞親征行營使敵夜攻雲澤門及通泰門縛筏渡濠雲梯工城綱屢擊之姚平仲刼敵寨而敗綱率兵援之亦敗初宰相李邦彥主和議忌綱主戰因此諧罷敵聞綱罷攻城愈急太學生陳東上書引數十人伏闕數邦彥罪言綱社稷臣不可罷又百姓數十萬人呼闕下請復用綱擊碎登聞院鼓不止上急召綱復其位令撫諭之斬亂者數十人乃止及敵班師种師

道請以兵襲之綱是其謀而邦彥沮止綱寢不用乃常怏怏上皇自潤州將還命綱迎奉上皇撫其背曰天以卿賜國家也解玉帶賜之還知樞密院綱奏祖宗舊制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典其兵兵衆隷于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臣既統行營之軍又制密院之令考于舊制未見可乞以兵付制置使人以綱爲得體士民多誦之者上頗忌之及敵至河東綱出爲河北宣撫使李彌大解潛副之种師道送綱出師知其非將材歸而嘆曰兵

可憂矣綱出城先斬統制官焦守節以觧潛兵渡江一戰潛敗綱銳氣大挫頓兵懷州不進日與鄒柄張枚論事諸將言事先禱柄枚乃得見將士怨憤金人陷太原麾下多叛去者敵乘之大敗而還罷為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日下出門臣僚言不可使守郡改提舉杭州洞霄宫言者不已遂落職是冬復疏綱十大罪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建昌安置今上即位應天府召赴行在綱亦率兵而未至江寧卒周德為亂綱招而戮之至行在除

尚書右僕射建議張邦昌不可留乃賜潭州盡責偽命
黨與范訥以無功亦責淄州薦許翰輩用之復請幸江
右或鄧州以避敵未及還左相黃潛善汪伯彥譖綱以
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陳東歐陽徹上書言綱不可
罷黃汪不可用請親征迎還二帝上怒斬東徹綱退居
常州會賊趙萬陷潤州欲進寇常州綱以書招安及出
家資犒享趙萬乃聽命次年臣僚言綱陰與賊通落職
鄂州居住後虛傳貶綱嶺南遂單騎南去幾欲渡海既

而聞不實乃還建炎末范宗尹為相復綱官職紹興二年知潭州以任士安兵一萬隸之張彥中領兵廣東不稟朝命宰相吕頥浩命綱圖之綱以書誘彥中至戮而併其兵頃之諫議大夫徐俯言綱倨傲以宫祠罷居福州後張浚亦責居與相善洎浚入相復綱觀文殿大學士赴闕出知洪州江南安撫制置大使以鍾世景兵三千從行旋加金紫光祿大夫方至洪乃課民修城一方興怨臣僚言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復歸福州九

月再除潭州力辭不可行改江州太平觀次年薨壽五
十八贈少師 李綱落職鄂州居住制朋姦罔上有虞
必去于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于正夘肆朕纂承之
始昧于枚卜之宜相靡有終刑兹無赦具官某空踈而
不學𠪨愎而寡謀志輕天下而自謂無人權震朝廷而
不知有上靡顧國家之大計但營市井之虛名專殺尚
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狂喜妄為一時羣小之宗比再
被于延登朕頗懐于虛佇而果于修怨姦以事君庇巳

姻親至擅刊于詔令括民財力曽罔恤于基圖念存禮
貌之恩姑觧鈞衡之任雖居遠外猶極優崇謂上印以
投閑能闔門而訟過乃傾家積隂與賊通伊舉措之非
常于聽聞而實駭宜鐫寵秩移置偏州昔漢弃京房罪本
繇于不道唐誅元載惡葢在于罔悛往革乃心毋忘予
戒　秀水閒居錄曰李綱字伯紀閩人蔡京之子攸黨
也宣和末淵聖受禪綱與吳敏以攸詭計取執政未幾
貶黜或謂主用兵建炎初首拜輔相再閱月繆戾乖剌

大拂衆心亟黜之以黄潛善作相殿中侍御史張浚潛善所引用力攻綱至貶海南軍車駕南渡始駐餘杭有苗劉二賊之變浚以卒兵赴難自春三月闕字卿徑執其屬劉子羽謀歸罪將帥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怨怒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閬陜之隘自此始至今言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還薄譴俾居福州而綱自南還已寓是州焉先綱百計求復用富于財交結

鴻樞出使陜蜀甲兵凡三十萬衆與金角一戰盡覆用

中外罔效及浚至綱謂此奇貨可居傾心結納浚自云深悔前日之言相與驩甚紹興四年冬劉齊與金合兵攻淮泗朝廷震恐宰相趙鼎常失身于偽楚初無薦者而浚獨薦於言事官鼎德之至是乘急變召浚復秉樞機召命下綱賜行百餘奩皆珍異之物又以論時事既托之浚至即日進綱疏且降詔奬諭明年兵退鼎左相浚右相并兼都督即起綱帥豫章許其入覲綱見上盡以前朝所得書詔犀玉帶及家藏寶玩次第進獻上皆

不納延留浹旬賜廄馬金帶飲饍而已綱既去殊怏怏浚以報之未至也擢其弟維及其腹心鄒柄等皆列于朝又以所屬陳公輔為諫官居頃之議者謂靖康伏闕之變乃公輔為綱謀不當在言路綱聞而懼抗章丐罷浚又思有以安之謬言江西盜息民安轉綱官為金紫光祿大夫是時虔吉盜熾旁郡亦擾欺罔如此七年鼎浚爭權浚自謂卻敵之功興復之策當獨任國事諷侍從臺諫及其黨與攻鼎出會稽逐大將劉光世以呂祉

代帥其軍屯於合淝据荆襄帥岳飛過失以張宗堯監其軍諜取内外軍柄天下寒心秋七月合淝兵亂已執呂祉入齊傳執紛紜綱意浚必敗即條十五奏浚措畫之失又貽書于浚痛詆其過以副本傳示遠近欲擠浚而鈎奇且示於浚不厚也浚既貶永州綱亦坐貶薄及暴横貪墨而罷鼎復相窮治浚事至今未已嗚呼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其三相之謂歟浚蜀人字德遠鼎閩中人字元鎮八年正月記　又曰李相與張相書月日具

位某再拜致書于張都督特進僕射相公閣下綱建炎初蒙上擢任宰相自以材力淺短議論迂踈不足以任天下之責丐罷機政得請宫祠既而言者交攻以罪去國是時閣下為言事官附會時宰以取世資但以為趨時巧宦善富貴人耳及苗劉之變綱遠在嶺乃聞閤下奮發忠義糾合師旅取日虞淵洗光咸池回六龍以中天然後知閤下真一世之奇材因事乃見而獨恨未之識也數年前綱寓居閩中杜門不出以養衰疾適閤下

自樞廷均逸彌節拜辱謙光過人惠臨衡宇因從容樽

俎間奉談笑面款襟抱側聽緒餘追悔昔日之非深明

當世之務每言帝德王功伯略皆在人主心術中顧所

以致之者何如耳竊自慶折以謂炎運中微天心悔禍

光輔聖主恢復祖宗之業非閤下而誰未幾閤下被命

來還廟廊綱亦蒙恩起廢承乏帥守踰年于此獲窺廟

謨之一二以成去冬却敵之功切深嘆仰然自今春閤

下專任大政以來薦進人材調護將帥措置邊防均理

財用皆未聞卓然有任天下之心者聲譽損于前時規模爽于舊說中興氣象邈未有期不知何為而然也且以近日淮西敗將觀之官吏軍民二十餘萬一朝相率而北去將佐遇害甚衆閤下平日信任以為可屬大事如吕祉者被執以往剉威辱國中外震驚于誰責而可乎綱輒不自揆激于憂憤上疏指陳朝廷措置未審深可痛惜乃鑒前失以圖將來者十有五事達于冕旒之前情迫言切抵忤必多其知我者以為出言納忠發不

恤緯而憂宗周之隕其不知知我者以為出言侵官汲黯之戇又復妄發知與不知是分曲直今日國家危急存亡之秋為大臣歷事三朝懷孤忠而同休戚者其可緘默而不言乎恭惟聖上登用閤下委任之專聽信之篤古所未有往年富平之役三十萬衆一戰而潰怒而不責恕而不問去春綱入覲軒墀親聆玉音張浚自富平敗始諫軍事嗚呼雖秦穆之于孟明光武之于鄧禹馮異何以加此閤下所宜益務持重諮諏良策圖不世之

功以蓋前愆以報知遇使後世稱之視古無愧今乃以
措置失當坐失二十萬人使敵得以增其氣焰此豈小
失雖聖度兼容未以此為罪天下謂何閣下材識高遠
自任以天下之重前無古人而事有出意外者愚謂所
以致此知任而不知所以為任之道故也今人于此力
足以舉百鈞而益之以萬鈞則力必不勝矣然有可勝
之理者與人分之也今閣下以一人兼將相之權總中
外之任而無與人共功名之心軟美者進鯁諒者疏逆

耳苦口之言不聞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所忽不足怪也柳子厚作梓人傳謂斲削尚于衆工而成功收于梓匠此最知宰相職業者時平猶如此而况艱難之際乎蕭何相高祖而腹心謀畫則有良平牙爪攻戰則有信布房杜相太宗而善諫則有王魏善戰則有英衛持衆効之若此所以成創業開基之功李林甫盧杞挺亂危國其咎安在忌嫉而已綱顧閣下為房杜之亞以穆天祚不顧閣下為杞林甫之流以私寵利天下之事庶

幾可為也老子曰非此其無私助故能成其私以公滅私者忘身與家而其國與家俱安背公營私者不過為子孫計而其家與國俱危不復引古為喻請以近事明之當宣和末如王蔡之徒其所以謀為自安之計者深根固蔕可謂至矣一旦事變往往不能保守然承平無事禍故未作之時謂富貴可以長保而為此猶可恕也至靖康間禍故作矣如唐恪聶昌之徒其所為有甚于宣和之末然尚可恕者禍作而未之大也建炎之初承

靖康之變禍故大矣然黄潛善盧國欺君又甚于恪昌輩今其身其家又復安在天理昭然所以未之思者寵利誘于前而禍患藏于隠也方今國勢日蹙人心不寧强敵憑陵僭竊窺伺加以旱暵為灾財物殫竭而閤下獨斡化鈞佩天下之安危豈可使措置多失以蹈覆車之轍哉因淮西之變痛自懲創輯睦將帥博詢衆謀唯其是之從幡然改圖則未必不轉禍而為福也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雖古聖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

閤下誠能知措置之多失而圖所以改之者豈惟宗社安而生靈蒙休閤下永膺多福而綱將歸山林亦有奠枕之安閤下不知其為非而無改之意豈惟宗社危而生靈告病閤下之禍可立而待之而綱雖欲退休亦莫知稅駕之所矣安危休戚與國家及閤下同之荷遇之深敢忘忠告以朋友責善之義乎綱愚直私憂過計其言激切閤下亮而恕之非綱之幸也不然無所逃罪所以奏疏副本敢塵鈞覽惶恐無地不宣　二月劉錡為

東京副留守李顯忠南京副留守孟庚為東京副留守

仇愈僧稱皇姪勘實決實配瓊州牢城　遺史曰先

單州碭山縣染户朱從因販棗往南京界劉婆家得一

小兒曰遇僧以棗傳歸養之有金人之出戍于碭山見

之曰此兒似趙家少帝染人不以為然稍長令學雕花

板有京師販猪人張四見之曰此兒似趙家少帝遇僧

心暗喜每有影戲唱詞私記其宮禁中殿閣下龍鳳之

語會三京路通有詔尋訪宋宗室令發遣行在遇僧乃

自謂是少帝第二子以告于從從不敢語遂告於縣知縣請監酒石其問之石其乃石駙馬之親弟也既見而問之遇僧言少帝之第二子親坐翁翁懐中翁翁腋下有黒靨子常以手撚之又畧言宮禁中問其流落在人間之因乃曰少帝使院子張全夫妻背其出城以奔至下邑縣遇劉統領留之取其玉鈴張全夫妻遇劉統領尚在即尋訪而質之遇僧先謂劉統領曰我乃真少帝之子公之言當與我一同如或稍異我當以公累年作

過事告于朝廷劉統領懼之且謂經大赦有不實猶引赦遂盡如過僧言縣乃信之聞單州葉夏卿遂津遣赴行在單徐間諸邑富人隨而來三二十人有朱良翰朱邦翰者屢投牋啟皆稱殿下隨行為先生又有劉過者為平日狎客相戲亦隨行至泗州有司法參軍孫守信者見而疑其實白于知州王伯路曰皇姪之事甚有可疑泗州者乃江南之門户若從此而南必州縣張皇矣莫若厚供而館之具奏取旨俟得旨津遣未晚也伯路

然其言具事奏聞送門司及閤門諸處勘當淵聖皇帝無第二子用金字牌付轉運副使胡昉令委清疆官就泗州取勘到泗州對移守信為司理參軍委守信勘之一行人盡攝入獄市中皆喧言皇姪在獄言遇夜獄屋上有火赤色氣市人送飲饌入獄中一人饜飫仍有餘及獄中視看之守信見之情惶惑戒推司不得用繃拷恐致生事當以致推之後追到劉婆為證獄方具旨決脊杖二十刺配瓊州牢城筆針筆人執筆不敢下手既

而刺字既細小杖直李浚執杖不敢決既而輕拂掠之皮亦不傷自此人呼為趙麻鬍院虞候輩俊王俊送至滁之白偶市中遺火市人以為趙麻鬍經行有火光之異遇偶經過來安縣題詩于興國寺曰三千里地孤寒客七十年前富貴家泛海玉龍駕雪浪權藏頭角混泥沙猶自謂為真耳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至二百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朱一政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十年三月盡六月六日己酉

三月韓世忠張俊岳飛來朝 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張中孚及其弟中彦來朝張中孚中彦自陜西來赴行在也郭爽爲之詩曰張中孚張中彦江南塞北都行遍

教我如何做列傳人皆道之　禮部侍郎蘇符使金國至京師而還

四月徽猷閣直學士環慶等路經畧使趙賔來朝

十七日辛酉張中孚加檢校少傅充醴泉觀使張中彦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提舉佑神觀趙彬為兵部侍郎鄜延路經畧安撫使郭浩為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熙河路經畧安撫使楊政知興元府田晟為涇原路經畧安撫使知金州范綜為環慶路經畧安撫使王彦權

主管鄜延路經畧安撫使司公事王彦字才淑潞州人好奢喜佞矯僞不情　劉綱爲應天府路兵馬副總兵劉綱字公舉泗州招信人位之子也　劉綱知宿州先是劉綱除南京總管道由泗州闕伯路問泗州司法參軍孫守信不相干如何守信曰不然泗州者綱之鄉郡綱在南京可與泗州爲斥堠且他日綱必知泗州請用平日待發運使之禮伯路然之徃龜山迓綱與伯路語綱語辨博伯路大奇之綱徃招信息憤有報綱知宿州至靈

壁會金人敗盟再入京師綱遂回招信

五月李綱贈少師謚忠定謚議曰始公自起居郎極論都城災斥為奸黨而抗直之聲震天下矣及斡里雅布來在廷茫然將從乘輿以出獨公請與執政辨語遂奪其議力守京師而敵已退怯然其請留割三鎮詔書繫金人之歸而敵兵必防其再至為同列阻之不果為用也高宗中興首命公自輔於是張邦昌以僭逆誅夷先是河北河東路堅守者綱建議遣張所傅亮往援之乞章襄

鄧以係人心而無走東南使周望傳雩通問二聖而無踵和約時中原尚未潰也方除京黼亂政漸復祖宗舊法奏請施行數十事多中機要使稍得歲年之需則两河不遂陷而敵不敢鼓行入内地矣而仇恥固可報也不幸又七十五日而罷去迄其後常疎外坎壈雖僅免顛沛而曾不少得其意焉自是禍難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為國家惜者所以哀公之志而深悲夫相之不終士至有未嘗識公面而坐論救公以死彼豈有所顧

望附託而然哉善公之賢自當時市井負販莫不喜爲之道説然而謗公者亦衆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計取顯位而已京師之禍公實使之嗚乎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走耳乞和金人而平中國耳以避走乞和金國畀中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爲謀詳慮密而謂公爲畧而疎自以爲鎮重能消弭而謂公爲輕鋭而喜事其恬視君父之仇畏㪚持禄甘爲世所賤侮而以公之能以身徇爲人望所屬者謂爲朋黨

要結以自營故主和者非致寇而守京師者為失策矣則公之負謗于時固理之所宜得也何足辨哉顧獨有可恨者夫是非毀譽之相蒙亦必至于久而後定論是從古以然者也公之歿五十載矣世之論公者卒未有以大異于前日也何歟孔子甞論管仲之相桓公而稱之考公之行事而深察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豈有媿于孔子之所稱也哉悲夫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安民大慮曰定請以忠定為公謚謹識

庚辰詔置敷文閣官屬詔曰恭惟徽宗皇帝躬天縱之睿資輔以日就之聖學因時致治修禮樂恢學校發揮典墳緝熙治具宸章奎翰發號施令著在簡編者焕乎若三辰之星麗天垂光賁飾羣物所以貽謀立教作萬世者殆與詩書相表裏將加裒集崇建層閣以嚴寶藏用傳示於永久其閣恭以敷文為名祇適舊章宜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以次列職備西清之咨訪為儒學之華寵其著于令　金人敗盟烏珠率李成孔彦舟酈

瓊趙榮入豫金人以還我三京河南地為非便因大悔悟遂定議背盟復侵三京河南以烏珠為帥提兵渡河先是兵部侍郎張燾詣永安朝陵回奏言敵情反覆難信乞謹備仍乞陝西早命大帥宰相秦檜不主其說俄除燾知成都府燾又奏前此之蜀者例皆舟行至荊南則舍舟遵陸臣請取道京洛由關陝以往因觀形勢利便宜得與宣撫使議事上嘉而從之燾入潼關巴閘金人有敗盟之意迨至長安諜者絡繹來言敵還至巴渡

渭河矣蜀口舊戍兵自講和之後悉以分戍陜右璹遽行見宣撫胡世將具言蜀口關隘不可無備世將問備禦之策璹曰和尚原一帶在蜀最為要害自原以南入川路口散漫不一若失此原是無蜀也世將曰保蜀之策莫急于此蜀口舊戍皆精鋭最號嚴整自朝旨分戍之後關隘撤備世將雖屢申請未見行下試為籌之璹遂為草奏事勢危廹之時乞速降旨揮盡陜右所分戍兵還蜀口又請乞賜料外錢五百萬貫以備緩急朝廷

皆從之故得以保全蜀卒以無虞

十一日甲申金人圍京師留守孟庾叛降于金人金人背盟留守孟庾倉皇不能自處統制王滋願以兵護庾奪門而走還行在庾以金人多不能遽去遂以京師叛附于金庾當要津被眷遇甚厚一旦不能守其節人皆恥之先是劉豫僭偽有郁臻者以吏職出身獻屯田之議豫大喜行其策而果獲利濟豫曰前朝以虛譽用人惟尚科舉至宣和靖康間設科者進士及第之人也我

則不然惟才是用不問門閥與出身乃以臻為秉義郎
充閤門祗候官及金人之交還三京也召臻赴行在臻
見秦檜檜衩衣不禮馬既而曰劉豫國祚不承者盖由
任用此輩而不用士人也臻啣之而退後復歸中原及
金人背盟復據京師尋訪臻而得之喜曰南宋不用郁
臻而棄之鄙其不因進士舉耶乃用為陝西轉運判官
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初金人再有復取河南之
意河外豪傑密以報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興告留守

李利用總管孫暉曰雒陽實居衝要重地西連關隘東接王畿南通巴蜀北控大河可以屏衛襄漢況國家陵寢所在不可不注意也利用與興招集忠義欲密為防禦計不數日得萬人暉大驚而懼之欲以非其罪害興會報金人渝盟已渡河利用得報即望風潛遁興初聽翟興節制屯於商州劉豫得襄漢其勢漸盛乃附于劉豫令興為鄜延路兵馬鈐轄後改為河南路兵馬鈐轄國家得三京命興為河南府兵馬鈐轄特換授武義大夫

兼閤門宣贊舍人　河南府路總管孫暉棄河南府金人陷河南府金人以鐵騎數千據天津橋將薄城下鈐轄李興領七騎逆擊之金人罔測遂退卻于是總管孫暉得南奔而去興自天津橋轉戰至㕑門巳侵夜矢額被重傷昏仆于地半日復蘇省記舊路復走外邑聚兵是時金人巳入城以李成為偽河南府

十三日丙戌金人陷拱州

十四日丁亥金人圍應天府南京留守路允迪出見大

金人完顔褭為褭執之而去初金人以完顔褭為三路都統知歸德府退地之日朝廷赦書巳到褭以輜重先發行最後褭出門即日鈞橋吏不放人回極為肅靜歸德府者南京應天府也褭在南京久甚得人心無秋毫之犯至是金人渝盟褭以兵數千至宋王臺使人傳語民故吏與寄居官州縣學生告以不殺不擾之意請路留守出門相見允廸朝服坐于聽事官吏軍民迫之不動允廸曰允廸有死報朝廷耳然允廸乃應天府人衆

以保全鄉郡爲辭請之終日允迪不得已出城見裒于宋玉臺允迪爲主裒爲客衆人又請允迪過盞不得已又從之裒復過一盞即執送允迪于烏珠裒遂鼓吹入城秋毫不擾或聞允迪在京師七日不食死惜乎不死于應天府城中也

十八日辛卯李寶敗金人于渤海廟李寶興仁府乘氏人也少無賴尚氣節鄉人號爲潑李三京師陷偽地金以爲濮州知州寶聚三十餘人謀殺知府歸南不捷脱

身走濠州知州寇宏接引差人伴送行在朝廷以方議和不用寶欲送于韓世忠軍中寶不願會岳飛來朝寶以鄉曲之故往見飛願歸飛令寶同歸鄂州以為軍謀猶未見寶怏怏時思鄉中忠義之人遂有歸北心乃結連四十餘人各持一大杴約日就江下奪船以杴為櫂濟渡前期敗露盡捉獲之唯寶言乃寶之罪衆皆不預飛奇之送繫獄拘繫三十九日有北報金人將擾邊出寶于獄問北方事寶言願歸京東會合忠義人立功

飛承局李成贈銀一鋌令越偽界得忠義人發遣八百餘人走飛軍飛壯其志遂給付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充河北路統領忠義軍馬依舊黄河駐劄併付空頭文牒令以次補官時紹興九年也十年金人敗盟是時寶在河上滑州境内梁興在太行山寶約興與同舉事興探得金人兵重不從金人渡沙店圍京師留守孟庾投拜既而知興仁府李師雄亦投拜寶方在龔山西山上具聞其詳乃率衆沿河掠舟順流而下漸至興仁府

是時烏珠欲南侵而慮寶在河上遂復回至荆岡人馬困乏皆熟寢寶探聞荆岡之東二十里渤海廟下有金人尤不整亦熟寢乃與其次孫定王靖約夜半襲殺之遂分兩路各率衆乘舟分上下水而進寶與曹洋作一路之渤海廟見金人馬果困乏熟寢不覺乃次第以刀斧擊殺數百人定與靖亦至併殺之金人漸有覺而起者已不能整不及乘馬皆走走墮寸金淖下死者無數然遺馬甚多岸高船低馬不能下寶令殺馬載之以行

為粮食由是一馬活斫為四五斷自岸推下盡載而去
盖五月之辛卯也質明金人以精騎來援已無及積屍
而焚之烏珠聚河南河北兵捉寶不獲守之半月餘乃
南侵順昌有樞密院准備差使兵延世者先差在興仁
府劉探以金人復取河南方圖南歸備聞寶等在荆岡
擊殺金人事延世漸隱居覓路歸朝具言寶之克捷事
故朝廷知寶在河上擊殺金人恨未能得寶而用也
二十日癸巳知亳州王彦充叛降金人　金人敗盟報

到行在初得河南之地也秦檜親戚鄭億年自偽境還朝億年嘗事劉豫為偽叅知政事既到朝廷言和好可久願以百口保之至是方一年已敗盟報到行在羣臣皆愀然憂之工部尚書廖剛至都堂會億年在坐剛責之曰公以百口保金人講和今已背盟有何面目尚在朝廷億年氣塞檜不喜謂剛亦譏已也乃曰尚書曉人不當如是耶頗啣之　工部尚書廖剛罷廖剛字用中南劍州人崇寧登進士第紹興初累官給事中有言其不

孝之罪而罷之十年復用為工部尚書秦檜啣其在都堂譏斥鄭億年令臺諫論其罪而罷去

二十五日戊戌詔諭諸路大將各竭忠力以圖大事詔曰昨者金人許歸河南諸路及還梓宫母兄朕念為人子者當伸孝悌之誠為民父母者當興援救之思是以不憚屈已連遣信使奉表稱臣禮意備厚雖未盡復故疆已許每歲銀絹至五十萬所遣信使有被拘留有遭拒却皆忍恥不問相繼再遣不謂設為詭計方接使人

便復興兵令河南百姓休息未久又遭侵擾朕盡痛傷何以為懷仰諸路大帥各竭忠力以圖大計以慰遐邇不忘本朝之心以副朕委任之意金人敗盟報到行在乃降是詔　賞格曰兩國罷兵南北生靈方得休息烏珠不道戕殺其叔舉兵無名首為亂階將帥軍民有能擒殺烏珠者見任節度使以上授以樞柄未至節度使以上授以使官高者除使相見統者仍除宣撫使餘人仍賜銀絹五萬疋兩田一千頃第一區　詔激勵中原

忠義之士詔曰金人侵擾中原兵革不息已踰一紀天下忠臣義士雖在淪陷之中乃心不忘國家今烏珠再起兵端南北雲擾未知休息之日凡爾懷忠義鄉里豪傑之士有能殺戮者或生擒來獻者并與除節度使仍加不次任使其餘能取一路者即付以一路取一州即付以一州便令久任應付軍所有金帛併留賞給戰士其餘忠力自奮隨功大小高爵重禄朕無所靳上聞烏珠再稱兵故有是詔　給事中兼侍讀馮檝罷金人敗

盟檝見秦檜曰金人欲舉兵南下公疎于用兵宜早召張浚以督諸將檜曰善公當來早上殿薦之次日檝上殿奏曰金人南來朝廷未有應之之策惟疾召張浚都督諸軍耳上久知張浚敗事乃曰朕雖亡國不復用張浚檝大沮乃乞宫祠遂罷去先是僧圎淨者寓居于王繼先後圃禪學甚髙馮檝嘗經謁之談禪移時繼先欣然欲見之檝不交一言先方憑恃恩寵勢焰薰灼遂大慚逐其僧而譖之

劉綱知宿州劉綱知宿州以金人敗

盟不能行遂知泗州仍經畫宿州　劉錡軍于順昌府

劉錡除東京副留守以本部兵馬行乃以舟船乘老小

輜重而軍馬出陸方至順昌府承朝旨令分其兵將屯

沿京州縣未及而鄜延路副總管劉光遠遁還言金人

敗盟事時舟船已入潁河遂急趨順昌錡會諸將統制

共議去留或以謂去則遇金人邀我歸路其敗必矣莫

若堅守城徐為之計知順昌府陳規亦贊守城之策遂

留順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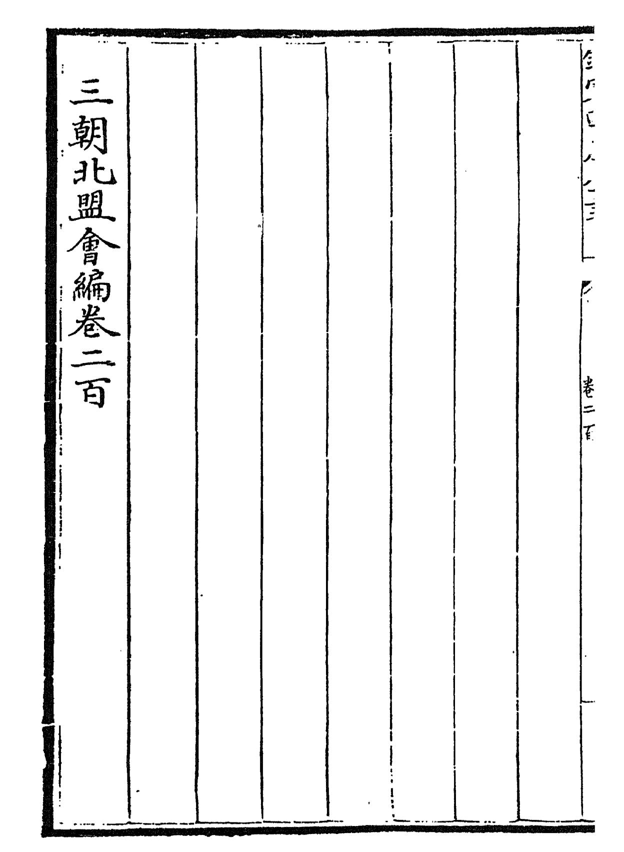
二十六日己亥劉錡及金人龍虎大王韓將軍翟將軍戰于順昌府敗之　召沈晦赴行在

二十八日辛丑吳璘將劉海曹清敗金人于鳳翔府石壁寨

六月劉光世加太保為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李顯忠李貴步諒之軍皆隷之初劉光世罷軍政也王德以本部軍馬隷江淮宣撫使張浚浚以德之衆皆挫鋒百戰之餘其猛鷙為諸將之冠乃名為鋭勝德軍德為統

制及光世為招撫使也復請德隷其軍德堅不從故浚
益重之光世辟江西路副總管劉紹先為中軍統制置
河池州　韓世忠加太保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封英
國公張浚加少師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封濟國公岳
飛加少保兼河南諸路招討使　張浚軍廬州　劉錡
加昌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劉錡及金
人戰于李村敗之
六日巳酉金人攻鳳翔府扶風縣吳璘軍統制李永琪

楊從儀尚起敗金人於扶風縣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